

狩谷望之寫金石文之書 坤

特別  
子10  
4433  
3止

六



410  
4433  
3止

此冊中不知何人所書凡八處

六七八十三十四才廿二  
廿七才廿八才 三十一才



黃庭世有數本皆刊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  
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  
而忽之也

東觀餘論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  
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為其  
說誤矣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為道士  
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  
庭為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

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  
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  
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為張通儒盜去莫  
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  
疊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粗工本  
皆非可貴弟以其名存之

廣川書跋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為異者見使評之余  
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已久矣  
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迹

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  
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  
無勝槩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先得石書置  
其年永嘉文離其字尤不可近古其永字等頗  
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  
也

同上別本黃庭經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  
馬出矣唐得晉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  
於是黃庭為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

不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繩彈之則論  
有同異不足怪也稽之法度而脗合索之體裁  
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騁騶  
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  
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知唐選置  
能盡書同上又別本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榻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  
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  
勢源放歐率陽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黃庭

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  
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遂誤以為逸少書李太  
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  
鷺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弟云  
數紙尚可博白鷺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  
欤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  
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  
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模單郭未填筆勢精  
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為

周越摸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  
右今題此卷聊爾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  
黃某題傳墨卿同觀

東觀餘論

昔人謂右軍黃庭不傳世而傳者乃吳通微學  
士書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往三纖促無復  
遺蓋以為真通微贋作及觀此宋搨乃木本  
耳而增損鍾筆圓勁古雅小法楷法種三臻妙  
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書耳且通微院吏體  
安能辨此狡獪耶曹君其實之異旨受白雲

更

子訣見飛天仙人鸞鶴時當一大快也

并州四部稿

黃長睿以陶隱居翼真檢興寧二年南嶽魏  
夫人授弟子楊君黃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  
史時右軍歿已二歲為辨然隱居上梁武書云  
逸少有名之跡黃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  
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癡人說夢也弟唐人謂  
是換鸞經則可咲耳此木本宋搨摹拓展轉  
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子弟  
猶可想也

同上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  
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  
吟不傳遺教經譌闕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  
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  
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予嘗論  
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  
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墨壞換鵝之  
後傳刻者眾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  
東中審視之佝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

手所鈔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

曝書亭

文集

沈存中謂樂毅論是右軍手書刻石唐文皇  
將以殉葬此殆是夢中語而莫廷韓復以夢  
中紀之按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至梁  
武已疑其為摹跡而陳文帝時賜始興王貞  
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至  
中宗朝太平公王携出以錦袋裝之後變起  
咸陽老嫗竊得為吏所跡迫則投之爨下宋  
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

藏蓋它摹本之壽諸石者也此帖乃光堯太  
上於損齋手搨付石而石工及帚墨皆脩內  
司第一品精緻流麗精彩射人而結構柔緩  
豐肉少筋不待再勸本色畢露矣家弟有  
黃庭經一卷与此及戎路表正同予故紙晚得  
之徽人汪生是棗本耳而肥以長安石本較之  
不啻江妃之望玉環也刻手工拙固如此哉今智  
永千文獨推史家碑疑此即是也  
弇州四部稿

軍漕司中其石尚未泐而余有一搨稍舊者  
甚明白可愛晚得此本有嗣昌跋正同而稍昏  
暗且又本本當為翻刻無疑而細攷之波磔處  
劇古雅遠勝舊藏本乃知漕司石良已非故  
物矣本本乃宋翻凡出宋人手必佳吳子輩  
雖竭蹶而趨之不似也  
同上



曹娥碑小楷則右軍軼塵行筆則蔡下竭  
麀矣不謂中間尚藏北海其流利豐妍肉不  
欺骨自是可人若題碣隸古八字奇逸飛  
動隱然蔡中郎典刑後先兩北海必相與  
痛飲也

弇州四部稿

右軍曹娥碑搨法近古而精又文氏停雲館  
物昔人謂此書如幼女漂流於波浪間今求所謂  
漂流波浪之勢了不可得意者其憔悴宛篤外

弱而中勁庶幾得孝女意於形似之表歛同上

筆陣圖二本一本刻自周郎者小類歐陽率  
更偽本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數行之後  
筋距橫出至訛張昶為張旭蓋亦非真蹟也  
或云出江南李王手李用筆踈而婉媚此則  
道勁有格恐亦非宋人所可到也

蘇州四部稿

題古軍十七帖

黃長睿言石刻有二本其一卷尾有勅字及  
解無畏褚遂良校者最佳蓋唐本也其一  
為賀知章臨本李後主刻之澄心堂者王  
著翻刻之殊拙而瘦所謂閣本也此帖後  
有勅字及無畏等校與長睿語合蓋宋人  
得唐本以精工刻之其鈎拓擲捺無毫髮  
遺恨而紙墨如新光彩映射真所謂山陰  
之適嗣也吾弟其寶藏之

弇州四部稿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  
中章氏者雖結法不異翩有格外姿態昔  
人評右軍洛神如凌波仙女今絕不可復得  
觀此彷彿遊龍驚鴻矣

真州四部稿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余前後閱數十本獨  
此舊搨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為唐文皇  
記為高宗作今以冠藏經蓋叙記僧玄奘求  
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  
乃私從一賈胡闍出邊亡何胡棄之去幾死獨  
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河汗歷十餘  
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  
之中天天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

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  
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為序記後  
大之噫彼高宗者固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  
而遂衰沮不振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  
意倦而感慨係之不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  
足怪也矣既托之文皇懷仁又托之右軍以不  
朽其業即令達磨師見之不滿一咲耳右軍真  
蹟固多弟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勻整乃  
尔且梵字多所不備其小展縮偏傍轉合所

不免也

弇州四部稿

失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模楷病之者弟謂其結體  
無別搆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  
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真是不知  
咸亨中沙門懷仁摸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  
等潤色題字蓋玄奘方於洛中摠譯西域所齋  
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故云尔唐世宰相有兼  
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唐藏經卷尾皆有  
諸公名姓此何與于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

一至此乎展冊為之失笑 同上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後高宗內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平生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于此者其波拂鈎磔妙處與真蹟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臘得此本今年伏中後得定武蘭亭為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 同上真州續稿

聖教序未裂本余往得之多為人乞去而留

其頗佳者此亦其一也懷仁既善書又從文皇借得真蹟摹出以故雖不無偏旁轉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 同上

此碑為百代書法楷模今時尤重搨者無虛日風骨鎚鍛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曾見舊搨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為善今已為按察僉事劉公餘澤索去餘皆不及也余所收本乃二本年前物較之今搨猶勝真可寶惜王元美曰右軍真蹟自楔帖外不應行法

大小勻整乃爾且梵字多所不備小者展縮偏  
傍湊合所不免也又曰玄奘既託之文皇懷仁  
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磨師見之不  
滿一笑耳 石墨鐫華

唐集古軍聖教序并記 太宗製序高宗製記在  
西安府學 同上

僧懷仁集王聖教序宋以後謂之院本士夫入  
翰林院者皆習此書以右軍名重也然愚觀  
歐陽公集古目錄趙明誠金石錄並載褚河

抹

南聖教序至同州偽本亦俱采入而懷仁本  
不載豈撫拾星宿遺義娥耶兩家素稱博  
聞不應踈略至是必其時此碑未出兩家成  
書末由蒐羅非漫從林檎也曰若是是屬偽  
書乎曰此未必然智永隋末人而所書千文  
刻於薛紹彭時則唐時僧所集刻於歐陽  
趙氏後無不可也且唐初人書如虞世南歐  
子廟堂碑宋初已成翻本歐陽詢九成宮化  
度寺虞恭公等碑初搨者幾同拱璧而集王

孔



一帖時遇完好非時代相近一驗邪請質之好  
古者 歸愚文鈔

十五

鍾山紀嬖子客于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  
榻聖教序舊為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澂  
跋尾澂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  
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  
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冊紙墨絕妙當  
知為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  
尾必估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  
以為不爽銖兩焉甲寅春嬖子倣袁南還相  
對潞河酒闌索予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  
要未若此本之善 曝書亭文集

瘞鶴銘余往歲游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  
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  
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翫也其書炳烺今古  
弟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  
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  
是顧況尤無據黃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  
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  
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竒峭雄  
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若手

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穎露非盡  
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  
酷愛之得無作捧心鄰女耶取魯直作小推語  
渠不能不面赤也

真州四部稿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頽況或謂  
即王瓚莘獨蘇長公黃魯直大史以為非右軍不  
能而茗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  
搨銘書僅缺二十許字蓋郡守摸之壯觀亭者  
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刻葉伯寅常從其舅氏

周六觀游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娑久之不及  
搨時：悵恨昨春秋得袁尚之本僅十六字  
加装池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為  
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  
之思於朱方之化耶題畢三歎同上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  
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  
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  
陳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  
協律郎黃某書名與書俱模糊而書字微  
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  
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處  
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  
劔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

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  
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  
云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  
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  
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錢  
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弟又賜王家  
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  
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  
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

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常稱制追封孝侯  
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  
之際而為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  
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  
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  
原它文錯簡然考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  
號不可曉也書結構雖小踈筆亦過強而中  
間絕有姿骨督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  
北海張從申間又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空輿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大都謂碑文記處以身殉國死戰矣而忽又云元康九年因疾捐館前後不續攷吳晉俱無元康年號且贈處將軍賜葬地給其母醫藥酒米等皆永平七年戰歿時事其後十五年建武元年乃謚孝侯而碑併作建武年事建武元年陸機已歿安得文及之蓋碑前陸機撰下有空石後人妄增義之書以重其價耳又碑後云唐元

和六年歲次辛卯義興令陳從諫重樹此石協律郎黃某書尤為可笑疑余則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義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謚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今但以其書有右軍遺意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石墨鐫華

晉將軍周孝侯碑

陸機撰王羲之書在宜興縣

三一

同上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  
文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  
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  
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  
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  
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偽託爾

曝書亭文集

集

今年冬得黃熊所携索幼安月儀帖一卷  
按幼安真蹟為宣和殿所藏而先已刻之秘  
閣續帖中米元章與其友人書謂月儀帖  
不能佳而黃長睿遂不信以為贗物獨董道  
稱其筆畫勁密它人不能睥睨然亦是唐人  
臨手也月儀有正二三九月凡十一字俱稱具  
告君曰了不可曉其辭亦錯雜絕不類晉人  
尺牘而中得一二古雅如黃初時語然終不

可曉也此本刻頗精楮墨亦佳有古色或疑  
閱帖真本故存之 弇州四部稿

隋皇甫誕碑于志寧撰歐陽詢正書在京北府

金石錄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誌又得此碑以考  
北史及隋書列傳傳云誕字元慮而碑誌皆作  
元憲傳云隋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  
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  
遷治郵侍御史為河南道大使及還奏事稱  
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以碑誌

書



參校考誕自司徒主簿出授長史俄除益州總

三

管府司法徵授比部侍郎蓋未嘗拜兵部而其為河北河南安撫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謬惟墓誌稱誕嘗為司徒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誌皆云為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墓誌乃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而不同何也

金石錄

隋柱國皇甫誕碑于志寧撰京兆府

金石略

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

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剝差可誦耳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有麥秀之歎乎

弇州四部稿

皇甫君名誕歿于隋而碑立于唐以子無逸貴也于志寧撰歐陽詢書王元美謂比之信本他書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其勁而不險特用筆之峻一變晉法耳可為楷法神品碑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

房督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壓碑中斷碑  
故剝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余所收  
乃未斷時搨本深寶惜之 石墨鐫華  
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歐陽詢書在西安府學 同上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大觀間刻在西安府學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于大  
觀間精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  
明寺寫千文八百本但是律呂調陽乃真蹟  
蓋草聖召字似呂故俗本誤作律呂調陽徐  
散騎亦誤為呂夫以同餘對律呂是其義也  
今本正作召字 石墨鐫華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  
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南蓋自吏  
部侍郎出為河南採訪始齧公爵此本封  
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  
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  
當其時為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  
耶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內淒涼廢食厭  
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蹟為之慙慨

并

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  
開元帝書法与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  
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  
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銜字不單至如  
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  
心翰墨如此石墨鏤華

唐玄宗注孝經

玄宗書在西安府學

同上

唐華岳精享碑

右碑序頌華陰主簿盛廩為故相許國蘇文  
憲公題祈雨獲澍而作者也侍御史劉升書  
按趙明誠金石錄於唐碑搜訪殆徧而獨遺  
此升書亦僅一見於他碑而已書法八分頗  
適美可仲季惟則升卿而乏漢意聊為錄  
之奔州四部稿

此唐開元帝遣蘇頲禱雨華山有應而建碑  
也作者為主簿咸廩書者為御史劉升見

金石略僅二碑而遺此今觀其隸古道逸有  
漢人遺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批法不可得矣  
石星  
鐫華

唐華嶽精亭碑咸廩撰劉升書在華陰縣 同上

僧夢英偏傍篆書 在西安府學 石星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自謂秦斯雖妙盡方圓  
而點畫簡畧直以墨寶情之李監而已與  
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弟吾  
子行諸君絕不取英篆以為少師承而忠恕  
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今大舍譏  
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信  
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  
弇州四部  
稿

夢瑛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  
而著跋于后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貶駁獨  
推重李陽冰耳而不免為后世吾子行所譏  
至謂無所師承即郭忠恕與之同時英所推  
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似含  
不足之意英豈為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后  
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  
本皇甫碑法始知十八體釋文并贈詩都出  
其手無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當以正書

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石星錫華

唐懷素草書千文 在西安府學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橫  
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  
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二帖斯為下  
矣 石星錫華

懷素聖母帖 在西安府學 石墨

素師諸帖皆道瘦而露骨此書獨勻穩清熟  
妙不可言唯姿態少遜大令餘翮近之矣 年刊

四部稿

此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  
亦元祐年刻手極佳与藏真律公帖俱不失

素師筆意 石墨鐫華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 在西安府學 石墨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乃游絲筆縈回恍渺中有挽強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跋尾周越書得其遺意蔣之奇有蘇黃法皆可重也 弇州四

部稿

藏真律公共三帖宋游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師游絲筆法也有驚虵飛電之恍渺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筆也后刻諸跋大半皆宜刪去李白歌贗作可笑尤為此帖之玷石

唐僧懷素自敘大曆十二年十月草書

金石錄

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  
諸種然坐此亦不得與二王盟僅屈強江淮耳  
真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  
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  
花梵字作此有為跡墮落縑素伴朱提入紫  
闥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  
安得祖龍火了此黑劫障為快也

并州四部稿

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祕閣續帖末未  
有宣政印記者最為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  
遊燕中有偽作古色以鬻者其刻亦佳而中  
有兩訛字蓋祕閣之帖遺於後而希敬墨渝  
刻者承之賴以辨耳其一未有宣政印記而  
前缺一二十字蓋自內府出而卷首稍刻破  
然自真蹟上翻刻故獨佳中間結構波撇皆  
在其三為文氏停雲館刻則影響耳虔禮書

三〇  
煨、一時獨竇泉賦曰凡草間閭之類此帖濃  
潤圓熟幾在山陰堂室後復縱放有渴猊遊  
龍之勢細觀之則所謂一字萬同者美璧之微  
瑕故不能揜也因書於弟二本後 弇州四部稿

唐元結悟臺銘 大曆二年

古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  
安知無同好也邪 集古錄

唐悟臺銘元結撰篆書無姓名大曆二年

六月 金石錄 盧見曾曰元次山愛祁陽山水名其溪曰浯  
溪築臺曰悟臺亭曰唐亭三字各不同此臺當  
作浯字

浯溪銘 州永 浯臺銘 州永 右李庚篆書 金石略

元結次山撰悟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

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甚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一絕頂一深澗曰吾懼千歲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

弇州四部稿

按此碑為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為舒元輿所謂虫蝕鳥步鐵石隔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其一班

弇州

四部稿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

望之按謂先塋碑也

王元美

耶

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豈別一碑抑未  
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于此碑失之矣

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

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三墳記在西安府學 同上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有碧落尊像篆  
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  
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  
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  
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  
鵠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  
文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  
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諶為

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謨而無謀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碑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謀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集古錄

唐碧落碑篆書無書撰人姓名咸亨元年金石錄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黃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冰見此碑徘徊數日不去

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大篆以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同上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為陳惟玉書歐陽永叔以李漢碑為黃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絕不類世傳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使能奄有秦漢遺文徑到古

人絕處此後世所疑也李陽冰於書未嘗許  
人至志古慶字其書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世人  
論書不逮陽冰則未必知其妙處論者固應不  
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名之李肇  
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為名李漢謂終于碧落  
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為龍興宮考  
其記知舊為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  
苦未畢其文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  
云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爾雅在午為敦

牂永未謂高宗總章二年歲以唐曆考之自武  
德戊寅受命至咸亨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  
矣然則總章者誤也廣川書跋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槌擊石  
像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  
本也雖橫直圜方樊宗師典刑有稽然遁其  
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作誌令陳惟玉書  
立大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其當而  
妄為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為鄰今



於古文鄰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同上 別本

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搨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為陳惟王正李讓李瓘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諶為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二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天下能篆者李異之聽所為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

陽冰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惟正讓瓘小子所辨乎字書雜出頡籀鍾鼎款識以故與斯體小異聊識之以俟知者昇州四部稿

石天尊像記韓王元嘉諸子訓等為妣妃建篆書絳州金石略

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以名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名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名歐陽公謂其宮有碧落尊偽文刻其背故名碧

落碑董道攷其地原名碧落觀改龍興宮以  
李肇說為是其書雜出頡籀鍾鼎款識或以  
為李譔李謹書皆不可辨洛中記異錄又云  
刺史李謨為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有二道  
士來請書之閉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  
文宛然像背此說尤怪誕然李陽冰觀之七  
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  
易知哉又一說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未知  
然否篆文原刻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搨別刻置

廟中今所傳皆摹本也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禩  
龍集敦祥歐公謂為高宗總章三年董道謂  
為咸亨元年按總章三年三月始改咸亨耳  
石墨鐫華

釋文鄭承規書咸通中立書法方整甚有歐  
虞遺意 同上

唐碧落碑 陳惟玉書在絳州 同上

唐千祿字帖

右千祿字樣別有摸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  
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  
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  
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摸本此  
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  
九日書

集古錄

右千祿字樣摸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摸真卿  
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

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  
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  
正偽認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  
摸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  
漢公摸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  
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  
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  
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摸本之多失真也同上  
唐干祿字書顏元孫撰真卿正書大曆九年

正月 金石錄

唐干祿字書模本 同上

干祿字書 湖州 金石略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  
顏祕監干祿字書益信蓋祕監於公為伯父  
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  
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為  
臨池指南書曰干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  
跋尾句生亦翩邠鄆可玩也 牟州四部稿

此本摸刻最多此亦摸本也故魯公面目十  
失八九攷歐公集古錄開成中已有楊漢公  
摹本矣漢公謂工人為衣食業故摹多速損  
歐公云公書為世楷模而此字書辨正偽謬  
尤盛傳所以損爾世人所傳乃漢公摸本真  
本以不完遂不傳然則真本不知在否但得  
漢公本似猶勝木本也又讀王元美好古或  
無一筆縱緩藏之為臨池指南元美好古或  
宜有真本耳抑亦漢公本耶 石墨鑄華

唐大智禪師碑嚴復撰史惟則八分書開元

二十四年八月 金石錄

大智禪師義福碑并碑陰 西京 右史惟則八分

書 金石略

此碑為唐侍御惟則書寶泉賦述稱史書古  
今折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  
絕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  
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能其家言

俱可存也

昇州四部稿

史惟則分隸書竇泉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云開元二十

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石墨鐫華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之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同上

唐大智禪師碑嚴挺之撰史惟則書在西安府學

唐不空禪師碑嚴郢撰徐浩書在西安府學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石墨鐫華

又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

塔記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  
再刊亡其筆意而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駝負  
經沒水隨之入龍王邀入宮講法留三宿經不  
涇一字又述不空于師子國王調象奔逸  
見不空皆跪伏二事極詳多與禪家所稱說  
合又辨西域僧兒傳奕事曰此好事者曲為  
之詞若果有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  
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況說斷  
人命兒傳于世乎其文可觀因并錄于此同上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余少則艷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摩  
娑竟日噫稿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  
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辭余未敢論獨  
笑魚開府郭僕射與杞載祿山希烈之徒漸  
滅漸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恒若新嗚呼  
是寧獨書而已哉

弇州四部稿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  
墨間何也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

見之辭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  
茲帖見之同上

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已泐矣而法猶  
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  
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公剛勁義烈之氣文  
不能發而發之于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  
其人于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  
有意不如無意于此帖見之而都玄敬乃  
謂草之筆亦為摹刻目中有筆余不

能不服膺元美石墨鐫筆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摩入戲  
鴻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  
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亡多矣同上  
唐爭坐位書藁顏真卿撰行書在西安府學同上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特望之知為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一技而其法之

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廣川

書跋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鬱滯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蹟在永豐聶氏尤可寶也

州四部稿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鵲鴿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一有王字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集古錄

唐李思訓碑李邕撰并行書開元八年六月金

石錄

左武尉大將軍李思訓碑開元八年 金石略

未詳

李北海翻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  
蔣子文僥健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  
加媚似猶未得其道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  
軍名思訓画品在神妙間碑辭絕不之及豈古  
人以藝為諱耶 并州四部稿

余所有李北海雲麾碑凡數本而此其最佳者其風骨之尖利與姿態之佻俊尚可於波磔中尋之信墨寶也

弇州續稿

北海書逸而道米元章謂其屈指生疎似為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剝蝕過半而存者其銳鍛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為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

思訓葬處北海真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公尤為瞽斷

石星鐫華

唐雲麾將軍碑

李邕書在蒲城縣一趙孟頫臨書在

良鄉縣 同上

娑羅樹碑是北海華道逸豐美而不傷  
佻卞當是合作書也

奪州四部稿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  
更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  
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集

古錄

唐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正書貞觀<sub>十六</sub>

年<sub>十四</sub>一月金石錄

九成宮醴泉銘鳳翔府貞觀六年金石略

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

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為萬年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徵曰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道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据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瘳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為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瀆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爾雅曰甘露時降萬

物以嘉謂之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据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廣川書跋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馬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若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道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前文既殘缺字亦模糊然視汴刻猶是未央瓦差不蕩古意也因識而藏之

弇州四部稿

醴泉銘余所有者字畫差具可辨後復得一本  
更完整覺其精意古色流映眼睫間摩娑竟  
時率更之於索靖李陽冰之於碧落至下馬坐  
卧其<sup>味賞</sup>下旬日不能去昔人云解則愛之余不解  
而愛之愛矣又了不解不知何也同上

鄭公此文因隨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  
有風體了然諫錄中語也渤海書書鄭公語當  
知合也同上

今世惟歐陽率更醴泉銘多舊本當是宋人  
好臨倣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余所有二本  
皆從故家散帙中得之而筆墨尤精美可愛  
秀勁之氣射人眼睫間小白猿公手信乎當與  
羊臯公語同傳也昇州續稿

宋  
歐書皇甫君道勁此碑婉潤允為正書第一  
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榻已為貴人攜去浙中  
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  
被縣令使石工鑿三十餘字則余本又為難得  
矣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



亡

歸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雀街今未

五子

黍離無復蘭若之迹不知碑在何時每其地

悵然者久之石墨鐫華

唐九成宮醴泉銘魏徵撰歐陽詢書在麟遊縣

同上

唐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李伯藥撰歐陽詢正書

貞觀五年十一月金石錄

化度寺僧邕禪書塔銘貞觀三年西京金石略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剝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小緩散不

能如少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劣故耶因合而

識之俟明窓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鼻州四部稿

書法自率更而始變晉體然謂之楷則誠楷

也醴泉銘最大最易得溫虞公碑次小次易

得邕禪師碑最小最不易得第其結構精整

風華燁如體方用圓以勁藏媚則邕禪師而

外諸碑瞠乎後矣余生平慕好之而三購本

皆不能全第一本可讀者二百三十二字第

二本僅三百十九字然藏之徐文裕公家後有

陸詹事子淵胡中丞孝思跋詹事數行精甚

蓋其時已極重之二本俱佳不相上下而彼

此互有無此不可曉也第三卷凡四百四字

中間亦可讀而結法不如前二本遠豈在宋

時有翻刻本耶然胡以追蠹至此或云有馬

生者得善本臨搨而梓之者也姑用以裝尾

同正鼻州續稿

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鬻書人者殘缺不復  
可讀弟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郭  
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  
李元禮謾三松風矣

并州四部稿

信本醴泉帖最易致而又最完好化度帖最  
殘缺最不易致而聲聲實信之獨溫虞公碑酌  
乎其間余所見凡數本有佳者而此亦其一也

弇州四部稿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構嚴整  
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  
而虛和近人攷溫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  
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

信本齊紙筆 豈亦齊老少耶惜碑已殘后  
世不復見耳 石鐫鐫華

唐虞公温彦博碑 岑文本撰歐陽詢撰在醴泉縣

同上

夫子廟堂記程浩撰而僧夢英追書之浩文  
是唐人中之沓拖者英書是柳法中之蹶張  
者不足存也 弇州四部稿

英于篆體偏傍二石皆繫跋語与忠恕書皆  
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尔蹶張全用  
柳誠懸玄祕塔法不師其道勁而師其粗疎  
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石  
墨鐫華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程浩撰在西安府學

同上

右孔子廟堂碑子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一作

童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見

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

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

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集本作逮今蓋十有八

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

九日書集古錄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

相王旦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

文宗朝

盧見曾按當作宣宗朝見舊唐書

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

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

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

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

金石錄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其

佳者以乞家弟文雖斷闕不甚剝蝕然是五代

時翻本也首有相王旦書碑額蓋舊無額武后

增之耳至文宗朝馮祭酒請斷去周字而唐史

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相王所書大周

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妙品評者其德鄰貞

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專體過之如層

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辭

特其傳世頗少嘗見賈耽相公極稱虞筆末

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耳而已噫當時

已珍重如此况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

光者但再經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銳鍛

所餘無幾慨念唐石不勝色飛

弇州四部稿

記此碑之月餘客有復來售者首有孔子廟  
堂之碑六字殘缺既少戈法宛然虛和清粹之  
色自爾入人定為宋搨無疑也惜後失數十  
行購得<sup>別</sup>本佳者補之為山房清玩記法書目中  
又有永興謝文皇表蓋碑成進御上賜以右軍  
黃銀印故謝耳於乎文皇所以期永興至矣  
上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  
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詞觀此碑果不虛也賈  
耽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  
五代翻刻尚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  
安府學余嘗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則  
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可勝  
慨哉 石墨鐫華

唐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書在西安府學 同上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道逸波拂  
處虬建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  
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  
二本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  
永徽六年貶漢州永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  
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嘗  
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  
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

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年

并州四部稿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于慈恩寺塔下分東西兩龕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不毀書法道健然用筆輕細后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石星鑄華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道逸婉媚波拂處虬如鐵線后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

同上

右二碑王元美考年代官品以為不合署名處疑皆後人附益良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所在耳余又按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為太子又述記并勒碑置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褚遂良書則大塔本似是真蹟而同州本反勝何也

石星鑄華

世傳褚遂良奉詔書聖教序凡二本一在慈恩寺塔一在同州倅廳在慈恩寺塔者為永徽四年書在同州倅廳者為龍朔三年書按史永

徽六年九月褚遂良以爭立武氏事貶潭州都督  
睿顯慶二年三月又貶桂州都督八月李義甫許敬宗誣遂良潛謀不軌桂州用武之地恐外援  
又貶慶州刺史三年十一月卒于慶州後三年始改元龍朔是龍朔三年去遂良卒時已五年矣又安得奉詔作書此後人作偽之顯然者宋歐陽永叔集古目錄趙明誠金石錄與慈恩寺本並收豈古人偶未之檢邪今睽眎此碑全翻刻慈恩寺本而風神盡失至

龍朔字同州倅廳字竟如童蒙初提筆者無從摹倣自露本色也俗下謂同州本較勝故一論之歸愚文鈔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  
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弟七子也述其祖禰  
羣從官爵甚詳

集古錄

顏氏家廟碑真卿撰并正書李陽冰篆建

中元年七月

金石錄

顏氏家廟碑

耀州

金石略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  
廟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移置之結法

與東方畫像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  
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  
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蹴天柱折而力扶之  
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  
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寧獨書哉

弇州四部

稿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為今隸中之有玉  
筋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真書家至寶  
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

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別  
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序始知為公之衣冑  
孫播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君清白有循吏  
聲異時所樹立當不媿此八尺碑母徒曰書  
家一箕裘而已也

同弇州續稿

李陽冰篆額顏魯公撰并書石四面環轉製  
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  
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讚正同  
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

石墨鐫華

唐顏氏家廟碑 李陽冰篆額顏真卿撰書在西  
安府學 同上

唐東方曼倩讚碑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  
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  
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  
造化而此云神友 集古錄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  
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  
真卿始別書之 同上

唐東方朔畫贊夏侯湛撰顏真卿正書天寶

十三載十二月 金石錄

唐畫贊碑陰記顏真卿撰并正書 同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文德州 金石略

東方朔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  
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  
已再剝余所得乃舊本雖小糝泐然其峭骨道  
氣滂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余謂東方生蹟  
固奇詭然以逍遙流易之度處置實有無間夏  
侯文亦時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太嚴整未

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語固  
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頰首耳 弇州四部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  
乃長安故家者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  
同書法峻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  
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子  
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  
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  
歿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人家手書事雖

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

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石墨鐫華

唐東方曼倩讚碑 夏侯湛撰顏真卿書在陵縣

同上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

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正書天

寶十一載四月 金石錄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法華經千餘部置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同上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榻完善



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道峻  
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  
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  
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  
即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  
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去之  
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  
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

每州四部稿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

便于展現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

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

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

移立西安府學中

石墨鐫華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 岑勛撰顏真卿書在西安府

學 同上

唐中興頌碑

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頊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頊之典雅倣嶧山諸碑弟有可議者頊其君而斥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芻之篇首豈頌體爾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未聞其以厲王斥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亦誇矣曉人不當

如此是 年州四部稿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剝裂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耶余獲一紙恐是棗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下一證之 石墨鑄華  
唐中興碑 元結撰顏真卿書在永州府 同上

顏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歿又為撰碑文而自書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略相當然次山於文非真能古者何至竭蹶其步而力追之耶 年州四部稿

唐玄秘塔碑

裴休書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塔為大達法師建者碑裴休撰柳誠懸書  
書雖極勁健而不免脫巾露肘之病大都源  
出魯公而多踈此碑是其尤甚者

石墨鐫華

碑陰僧正言買庄造經堂疏正書亦方整可  
錄正言者大達弟子也

同上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製在西安府鐘樓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為之  
鑄鐘製銘也字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  
鐘今在西安府城鐘樓

石墨鐫萃

唐道因法師碑李儼撰歐陽通正書龍朔三

年十月

金石錄

道因法師碑歐陽通書

金石略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饒其家言然去簡栖頭陀不啻一小劫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索靖載

妖帖章草中鳥跡筆者顏真卿家廟茅山碑  
正書中玉筋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  
筆者此未易為俗人言也

弇州四部稿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于父而嶮峻過  
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  
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  
書而小變為險筆時兼隸分自是南北朝流  
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所書華岳碑  
可覆觀也

石墨鐫華

唐道因禪師碑

李儼撰歐陽通書在西安府學同上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弟以多所游講  
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磨慧能之宗旨而  
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為之辨  
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  
為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  
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  
深欲有效於密也書法亦清勁瀟灑大得  
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為四依十地人其自際



當亦不遠而沒後為于闐王子顯姓名於背  
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  
也記於此俟者宿質之并州四部稿

此碑裴相公休撰并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  
勁不及也當時柳誠縣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休  
自任書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  
柳書石墨鏤華

唐圭峯禪師碑 裴休撰書在鄆縣 同上

唐葉有道先生碑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  
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  
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書此為最一作最為佳也集古錄

北海分隸固自道逸雖于漢人不無小遜而  
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  
趙明誠錄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  
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翻本  
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

考 石墨鵝華

八十

唐葉有道先生碑 李邕書在處州府 同上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  
其家言筆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後稱天  
寶二年至明年則改年為載矣趙明誠金  
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并州續稿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  
晉人瘦勁蕭疎之趣碑為懷惲立都玄敬云  
無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  
勒茲玄琰則碑為惲之徒所撰未知是否而

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家  
言筆法圓嫩有聖教遺意今碑中敘惲生死  
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  
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  
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如元美言豈惲  
鬼撰書耶蓋碑首后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  
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  
遂誤耳元美博學絕世似未見都玄敬金薤  
琳瑯又似未讀竟此碑然謂惲頗為其家言

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也石墨錫萃  
唐隆闡禪師碑在西安府學 同上

題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藁真蹟後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左  
祖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內以未勝歐骨蓋  
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  
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  
以室蘭亭詩敘治頭眩方畢亦在枯樹上游則  
非鄱陽薄冷陝筆所能並駕矣此草吾鄉陸  
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後且云太  
宰見此本三十年後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

得之以為快然余改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  
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  
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月丁亥朔十六日與今  
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赫高門在裴承  
相家是其銘及前縹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  
者題云又宣和書譜已入祕殿而前後御題  
寶識今皆無之此豈即王護之本抑果真迹而  
流轉兵燹失縹緲耶襄陽又自言嘗臨汝南墓  
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虞本此書雖妙極戈法

而不無襄陽結構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竊以  
為右軍之宣示太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  
耳何必鍾太傅哉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  
俱有書畫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為  
一歎而書其末每例四部稿

余初閱此書以為視右軍頭眩方帖有入室之  
妙後見米元章書史謂頭眩方即虞所書雙  
鉤本在鮑傳師家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及考黃  
長孺記潯陽人入山得大石中空內有小石刻

義之頭眩方比之絳帖字稍縱逸各有妙處  
然則絳帖頭眩方蓋永興臨右軍筆耳余懸  
斷之論似不減老米目擊也米又言宋世大令  
永興極不易得真跡雖好事家亦無之然則余  
之有此碑寧膏吉光半幅耳

年州清福

八四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冊文得  
之吳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  
爛然刺眼真神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瑤  
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  
知其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  
擻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低昂也  
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存  
及入海岳長睿諸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燼

為光堯帝阿暉賞識頭晦固有時耳宋景濂  
嘗為詹國器跋一卷云似河南筆然中落八  
字又無諸賢款識其為贗物無疑阿暉既當  
上誇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既多乎  
每州四

郭福

余所得此帖有于穰紹鼓題識及諸名賢  
私印甚夥至于紹興御記敷文鑒賞斷不  
若詹本之少據而法法淳厚風華秀逸又非  
褚書之它存者可擬余所有枯樹賦雙鉤及

剡聖教序班固贊雖佳係少年筆不免細而  
微似此冊与家姪至一帖同法其為真蹟神品  
無疑宋學士跋詹本謂廿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  
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遡悲風於長  
字下闕術字又庚寅作庚子与此正同意者詹  
氏所謂其臨摹別本耶然此有高祖配天一人  
有慶而詹本獨闕或褚公書此藁草故不止  
一本耳按內庠子庚寅據史當以庚寅為正術  
字闕係筆誤治字闕則非臣子所敢書也余

又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大詔令諸書參考之  
如鳳紀凝秋文粹作鳳管高祖配天文粹作  
高配於天良書自得文苑作良畫先懷及正  
文苑作先懷友敬蚩尤通剪詔令作遽剪  
從邑垂仁文苑作從邑青辰同規文苑文粹  
作青辰龍鄉委賁文苑作委賁升年文苑  
作千年商管初飛秋絃罷侑文苑作弘璧  
陳階鈞天罷侑驚川攸緬文苑作夢齡遐  
想義和司日文粹詔令作端圭司日凝清秋

翫

於廣路文粹作凝秋林又與文苑俱作廣陌  
詔令作拂凝霜隅山文粹詔令作嶠山虛衛  
文苑作肅衛輕池文粹作輕馳凡十餘處疑  
即宋學士所謂不能悉數者然備考三書  
此異則彼同而詳觀其語要當以此冊為正也  
豈諸書所載或得其初藁或得其進御改  
定之筆耶若此文之內褚公撰諸集甚明學  
士似亦不必更贅以年月考證也詹本世不  
復著而學士及方希古跋在吾故詳著而書



其後~~母~~使世之覽者如蘭亭訟端

同上

八七

唐岳麓寺碑

李邕撰書在岳州府

此碑俞仲蔚謂勝雲庵王元美謂殘楮斷墨  
猶題傾側眉山吳興余初未見一日遊長安有  
書賈持一碑來售余知其為北海書丞仲之則  
岳麓寺碑也雖漫漶然筆意猶存亦不能  
勝雲庵差伯仲耳雲庵下半已無字上半  
存者乃知新此碑雖首尾皆可讀而鈎磔波  
撇不復可尋當是石理有堅脆也

石星錄華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素正己書在西安府學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為汝南袁正己不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石星鐫華

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庚寅以  
嘉祐四年辛未訖工繫趾于洲醜水為四十  
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  
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  
千三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  
危而安民無不利執其事盧寔王錫許忠  
莫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太守莆陽蔡襄  
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

自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橋未建舊設海渡渡人每歲遇颶  
風大作或水怪為祟沉舟被溺而死者無  
算宋大中間某年月日濟渡者滿載至中  
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  
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少息舟人皆免於  
溺既渡舟人細詢同渡者之姓一舟皆無止  
有一婦<sup>之</sup>夫乃蔡姓也時婦方娠已數月  
矣舟人心異之往而白其母其母感眾人之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在鄆陵縣

此新鄭公得之徽慶邸者公命摹刻者文壽承  
故能縱橫自如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  
陵再入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  
致疑初以為不似公書公沒后有王逸老者自  
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溫甫  
輩戲為之后又云渴筆縱筆拂策磔掠有  
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為公興到時則又不類  
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原博跋是入石

時壽承作此伎倆無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  
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年無一筆類長  
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却勝長公  
何不自顯姓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為  
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此理也諸跋非真亦似有據  
弟無從証之 石墨鐫華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在蕪湖縣

米顛大言于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扎側  
筆縱筆雖極雄傑不免粗疎王元美乃稱  
其有千金蹠躐過都歷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石墨鐫華

宋蔡襄荔枝譜 在福建

此閩中刻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  
遺意蘇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  
寃矣

石墨鐫萃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趙世延撰在蓋屋縣

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 望之按謂孫公道行碑也 而稍遜其

圓逸御服碑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成

于萬壽宮者也今尚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訛為

王詰衣者非 石墨鐫萃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在杭州府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  
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石墨鐫摹



以下  
4 丁  
白紙

王履吉先生養痾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  
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挈舟追及之因以二丈  
許桑皮縱筆滿卷為贈雖結法小踈而天  
骨爛然姿態橫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蓋月餘  
而履吉物故當是絕筆也又二十餘歲而元  
肅為雙鉤入石嘗乞余言跋尾居數歲元肅  
亦歿又二歲而有以此卷質者詰之知非王氏  
有也無何贖去又數歲而復得之它所流落

宛轉真如傳舍失弓得弓何必在我因為題  
其後以俟後之君子主斯卷者時唐午之夏  
伏日也

真州四部稿

真賞齋帖三卷第一卷為鍾太傅薦李直表  
初在相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  
蹟後歸華氏弟唐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  
及竇泉賦述肩吾懷權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  
印芾自言生平覩真蹟自晉而上無漢魏者竇  
章待訪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為妄益無疑結體  
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十六指法十  
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卷右軍袁生帖妙甚

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卷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  
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摹繡  
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  
撇磔之異種之可翫沈啓南嘗從華氏乞得令  
文徵仲雙鉤復刻傳雲館中此華氏本也  
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  
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年州四郡稿

古香齋寶藏蔡帖卷一

荔子帖 八行

窮秋帖 八行

米臨入春帖 十六行

跋十一行 成化戊戌上巳日東海居士張以



京府帖 十八行 行書

精茶帖 九行

扈從帖 七行

郊燔帖 十行

洛陽詩帖 八行

在杭帖 十行

京居帖 九行

米臨在杭帖 十行

米臨京居帖 十二行

跋告身帖 六行 各五字 中楷 寸半許

宋香詩帖 廿行 行書

十咏詩帖 四行

跋<sup>三行</sup>洪武己未四月雲間表凱觀於蕭溪

後學陳迪觀

跋洛神帖 七行 楷方寸

百幅帖 七行 行書

董其昌跋 二行 名 焦竑跋 七行 名

跋 十三行 顧起元 顧元 又三行

古香齋寶藏蔡帖卷二

縮本茶錄 百十行 小楷 卷首 紹興 行十三字

卷尾 宣 齋 紹興 神品 方字若家藏 劉克莊觀

跋四行 辛亥三月九日倪瓚題

莆陽泉玉比玉臨本

扶護帖 十五行

稼邨詩帖 十行

表  
讓

題壁詩帖 五行

東坡跋五行

軍城帖 十三行

外祖端明墨妙計染帛東山謝峒家藏

入春帖 十行

秋暑帖 十三行

步箴帖 七行

吳菱帖 四行

南歸帖 八行

林檎帖 四行

佳安帖 六行

夢詩帖 十行 三字  
大行書

跋元祐五年二月四日蘇軾題後 四行

金牋帖 卅二行 二字  
大楷

跋十三行紹興十年三月立夏日無忌居士范

大年書

陽羨張駒獲觀紹興癸亥四月上休

政三行 楊循吉君謙

古香齋寶藏蔡帖 卷三

荔枝譜

三百廿五行 八字 宋榻庫本 初行下

卷有 政

摺方寸

政十六行 廬陵歐陽脩跋

修 孝義曲 歐陽氏

古香齋寶藏蔡帖 卷四

相州書畫錦堂記

百卅三行 行四字 題之 宋榻石本 大楷 寸許

卷有 宣

政六行 元祐四年九月廿五日 蘇子瞻書

詩八行 名

長沙李東陽題

之 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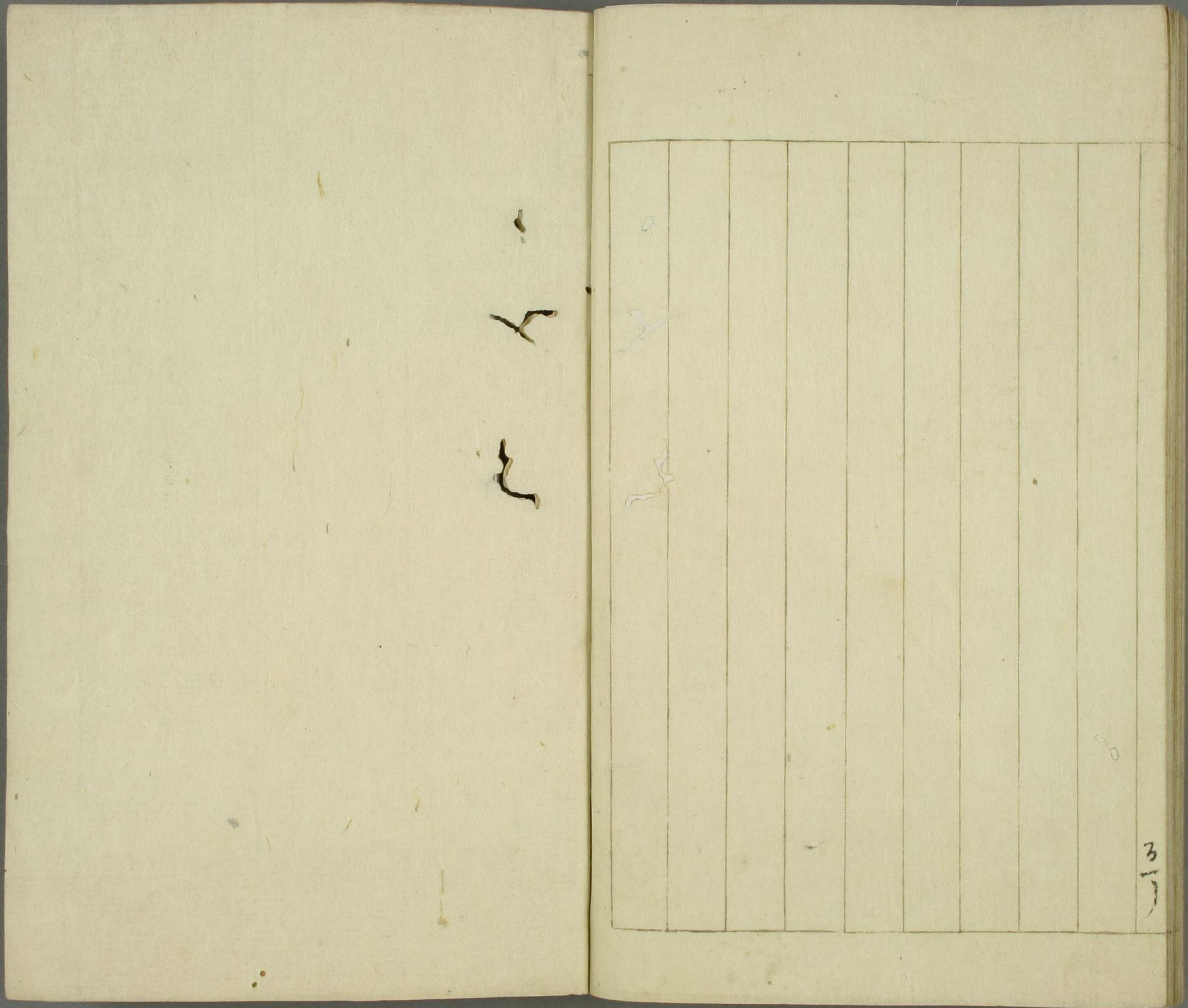
以上四帖文化三年元日為賀新曆

拜 弘甫 蔡君 燈下觀

東坡重修榕城公署記

石本 大楷 方二寸 行十六字 命字六字 羅 都六百卅九字

同日觀



Handwritten marks resembling the numbers '4' and '2' are visible on the left page, positioned near the center fold.

--	--	--	--	--	--	--	--	--	--

3  
7



